

南宋古纸币“会子”拓本辨伪

《中国通史》第五册引用会子拓本系贗品

吴筹中 顾炎培

我们为研究中国古代纸币而阅读《中国通史》第五册（1978年版）时，发现在第二章第384页叙述“东南会子”这一段文字后，在第385页上引用的南宋纸币“会子”拓本图案纯属贗品。拓本的假铜版是按照真铜版仿造的，伪造者企图鱼目混珠，谋取巨利。此拓本虽流出不多，但颇易以假乱真，以讹传讹，贻误读者。笔者藏有元、明、清古纸币实物（宋代纸币迄今尚未发现实物）和“交子”拓本以及“会子”的真伪拓本各一，并略知“会子”真伪铜版的“来龙去脉”，故特撰此文，以与作者和读者共同讨论。

（一）

作为纯粹价值符号的纸币，是中国发明的。中国最古老的纸币，有北宋的“交子”和南宋的“会子”等。其所以取名“交子”和“会子”，也是有其历史原因的。“交子是交合的意思，指合券取钱。后来的会子和关子的意思也差不多，相交，相会，相关是一脉相通的字眼。”^①由此可知，“交子”和“会子”同今天的钞票一样，都是价值符号，进行交换的“等价物”。“会子”的发行量比“交子”大得多，但历来的学者，一般都重视“交子”而忽视“会子”。“会子的重要，以其流通范围及发行数量而论，远过交子。而一般多注重交子，忽视会子者，一因交子为中国纸币之始，二因研究交子的资料，多于会子，故研究交子较易，而研究会子较难。”^②“会子”的重要性远过于“交子”，因而研究和辨别“会子”的重要性远过于“交子”，因而研究和辨别“会子”的真伪，不是更为重要吗？

据史书记载，绍兴七年（公元一一三七），吴玠在河池（今陕西凤县，近甘肃）发行银会子，面额分一钱和半钱两种，“发行额则一钱的十四万张，半钱的一万张。”^③通行于中国西北边境的鱼关及阶、成、岷、凤、兴、文六州。东南所用的“会子”，在“高宗后期，因商业发展需要，临安富商印造便钱会子，在市场上行使。”^④绍兴三十年（公元一一六〇年）钱处和主持临安府，收为官营，设“行在会子务”，发行一贯、二贯、三贯面额的“会子”。“隆兴元年（公元一一六三年）诏更造五百文会，又造二百、三百文会，置江州会子务。”^⑤

经反复研究，笔者认为《中国通史》第五册上南宋古纸币“会子”拓本图案，就是钱处和在临安府发行的那种印有“大壹贯文省”和“行在会子库”字样的一贯面额的“会子”。

(二)

中国在本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，涌现出许多古钱收藏家和历史纸币收藏家。在古钱收藏家中，有“南张北方”之称。上海为古钱收藏家荟萃之地，其中著名的有丁福保、陈仁寿、张弼伯、罗伯昭、沈子槎、孙鼎、蒋伯璜、王荫嘉、郑家相和张季量等数十人，他们各处搜求和相互讨论研究，颇有收获。如戴葆庭想收到一只罕贵的古钱，曾经手执一面上书“收集古钱”的小旗，走了不少县城小镇，穷乡僻壤。有一天，走得疲乏了，坐在农舍边打起瞌睡来，突然有一块小东西落在面部，他随手拿来一看，竟是他要寻找的那枚罕贵古钱。当时他还以为在做梦哩，原来二个村童用它做了毽子踢着玩，他就向他们买了下来。这些古钱收藏家除收集外，还著书立说，如丁福保所编写的古钱大词典，虽仅印一百本，直到现在还是国内外研究中国古钱的主要参考书。关于南宋古纸币“会子”的真伪铜版，都是这个时期发现的。

南宋以铜版用徽、池、川、杜纸张，印制自第一界至第十八界的纸币“会子”，仅见志书记载，迄未发现实物，但印制“会子”的铜版，在一九三六年发现一块，后于一九四一年又发现一块。据《泉币》第九期中，张弼伯对“行在会子库”的考证云：“顷杨子成骥出示行在会子钞版拓墨，嘱为考释。版为陈仁涛所得（计值五千金），寄寓仁涛处，尝摩挲赏玩，爱不释手，叹为希世之珍。”由此可知，张弼伯的考证，是住在陈仁涛家里，经过“摩挲赏玩”后，鉴定为“希世之珍”的。笔者曾走访杨成骥君，据云：“一九三六年时，陈仁涛以五千元代价向大连钱印商崔家平购得一块“行在会子库”铜版，曾放我处拓墨，以此版的铜色而论，一望而知是真品无疑。”杨成骥的叙述和张弼伯的考证是完全符合的。又据王荫嘉编写的“行在会子库铜版跋”一文中言及“行在会子库钞版，去年（笔者注：一九四一年）在河南盛传又发现一块，沪人闻之久矣。今年秋间（笔者注：一九四二年）金君（笔者注：原广东路金才记古玩店业主）北去收货，以联银若干购之来沪。一日携至泉社，罗沐园、张季量及余尝见之，因时间仓促，又在将晚，未得详细审视，但见满背翠录，文字清楚，较之二十五年（笔者注：一九三六年）陈仁涛所得者尤精。金君索价甚昂，罗君嫌其文字别剥而出，未与还价。当时金君嘱余作说刊泉币，予允之。翌日金君送墨拓至，予乃取陈君所藏之拓本详细比较，发现不同者数点，……。于是乃决定此为近人所作。”从上述的几位著名的钱币收藏家的鉴定中，可知一九三六年发现的铜版是真，一九四一年的那块铜版系赝品。《中国通史》第五册所列的“会子”拓本图案，正是一九四一年的那块赝品铜版的拓本。

(三)

“行在会子库”印钞铜版上的文字，是分析真伪的最好材料。一、版子上半部的一大段文字，虽都是八行五十六字，但真品文理通顺，而赝品文理不通。真品文字为“敕伪造会子犯人处斩。赏钱壹阡贯。如不愿支赏，与补进义校尉，若徒中及窝藏之家，能自告首，特与免罪，亦支上件赏钱，或愿补前项名目者听。”赝品文字为“防伪造会子犯人处领。赏钱壹阡贯。如不愿受赏，与补进义校尉，若徒中及窝藏之家，能自告首，特与免罪，亦支上项赏钱，或愿补前项目者听。”两相对照，即可明显地看出赝品文字的错误。如真品第一句“敕伪造会子犯人处斩”，而赝品第一句却为“防伪造会子犯人处领”。“敕”是自上命下之词，当时是指皇帝告诫犯人之意，且明令伪造者处“斩”，这是文理通顺的。而赝品却将“敕”改“防”，“斩”改“领”，既不符合当时对建帝王的“王法”，也不通晓文理，“处领”

之词，古今所无。真伪之明显，不是昭然若揭吗？！真品第三句“如不愿支赏”，而赝品第三句却为“如不愿受赏”。“支”是领取之意，“受”是承受之意。这在文理上，也是用“支”字为妥。因为更可体现“上级”赏给“下级”，“下级”领取“上级”赏赐之义。真品第四句“与补进义校尉”而赝品第四句却为“与补进义校听”。“校尉”这词是古代军职之称，“校听”是从来没有过这种职称的。“校尉”与“校听”风马牛不相及的，其乱造字之程度，岂非惊人耶？！赝品上出现这些错误，显然是由于真品上有些字模糊不清，伪造者又缺乏历史知识和文字修养，随意乱加，破绽百出。二、真品记数文字用“第×料”，其中间的数字如“壹伍拾”是以后加嵌的，所以文字歪斜不清迹；而赝品记数文字却用“第×科”，其中间的数字如“壹伍拾”是以后加嵌，而是与“第四科”文字一起刻死的。这是不符合当时印钞记数原则的。至于当时记数的文字称“第×料”，是有根据的。现存的金代，元代纸币实物和印钞铜版，其记数文字都是用“第×料”的，从未见过用“第×科”的。赝品却用“第×科”，显然又是无历史常识的伪造，对古纸币缺乏认识，伪造者误把“料”刻成“科”字了。三、真品字迹细挺，赝品字迹肥呆；真品文字图案比较模糊，赝品文字和图案都很清晰，这本身就是真伪的极好说明。因为真品系铜版，时间久了必因氧化腐蚀而使部份文图模糊，而赝品却象新的一样，这岂非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的极好自我暴露吗？！

综上所述，南京纸币“会子”铜版的孰真孰假不是一清二楚了吗？《中国通史》第五册上引用“会子”拓本恰正是赝品，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？！《中国通史》是颇有影响的历史读物，其间的图文岂容虚假？为此，我们提出这个问题，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注意。

注：

- ①③ 《中国货币史》，彭信威著，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版，第433、435页。
- ② 《中国信用货币发展史》，朱契著，中国文化服务社一九四三年版，第76页。
- ④ 《中国通史》第五册，蔡美彪等五人合著，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，第384页。
- ⑤ 《中德学志·宋金以来的钞币》，刘厚滋著，一九四四年版，第264页。



← 真品拓本

《中国通史》第五册上引用的「会子」拓本赝品

